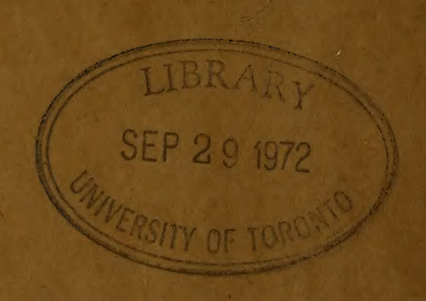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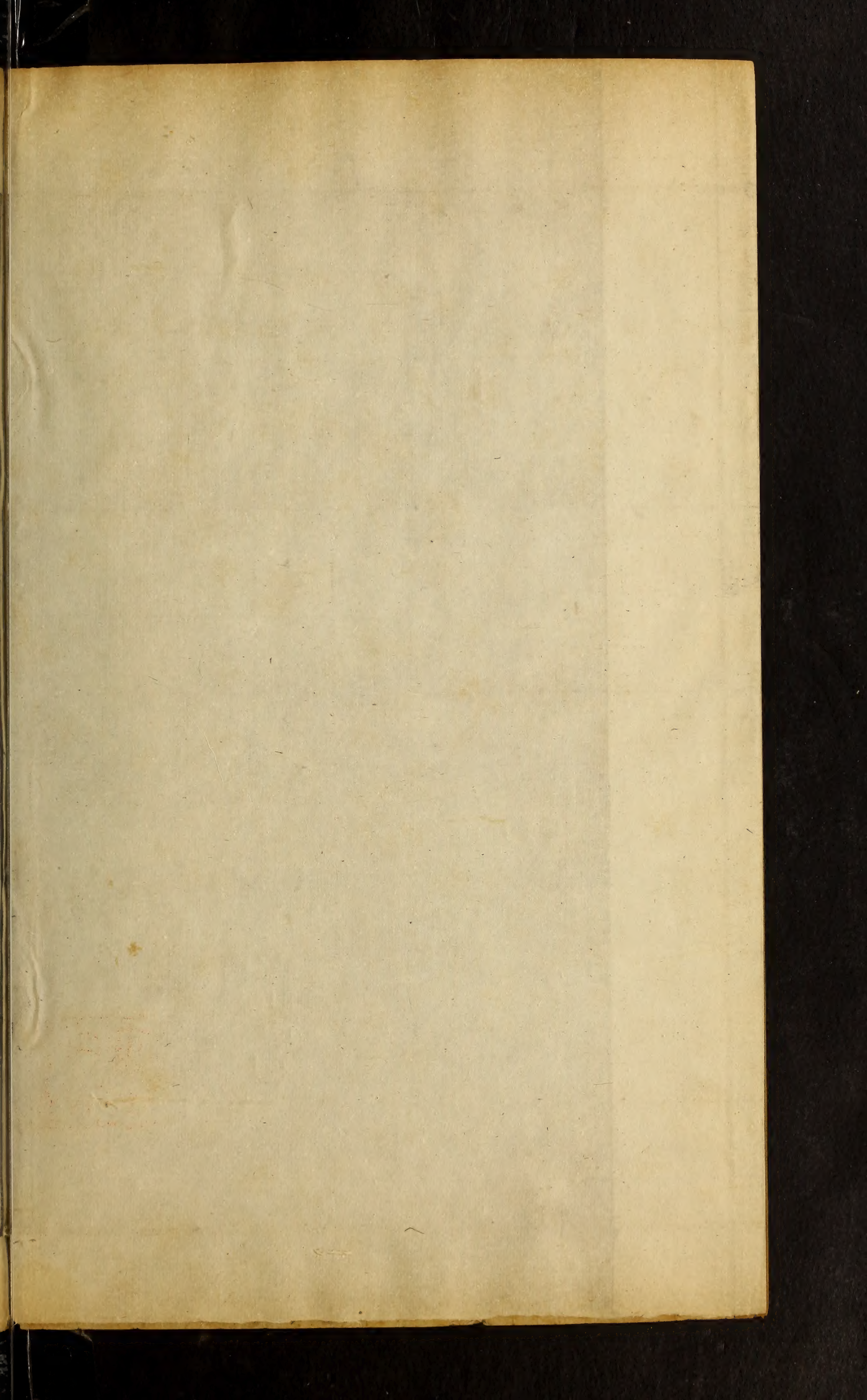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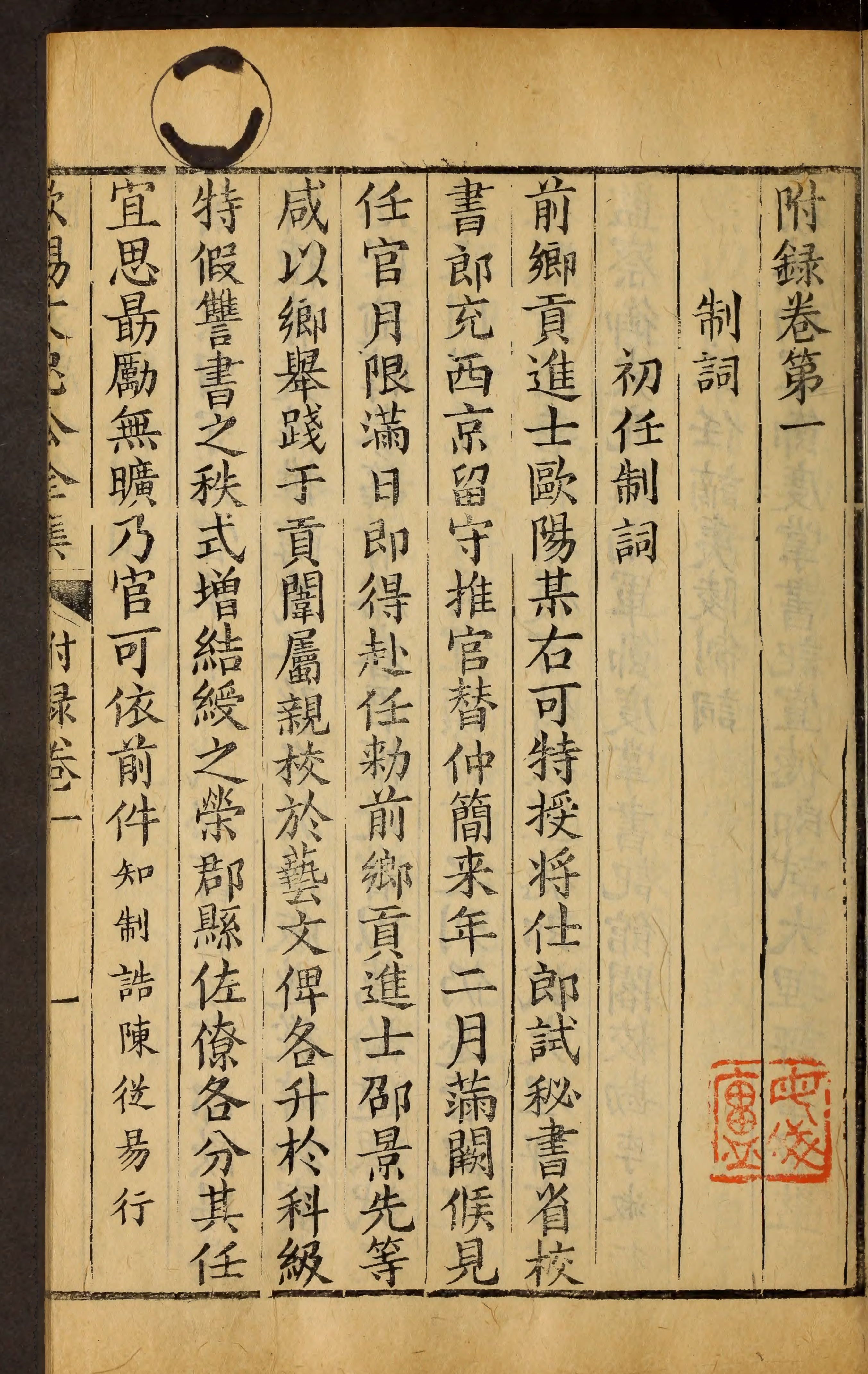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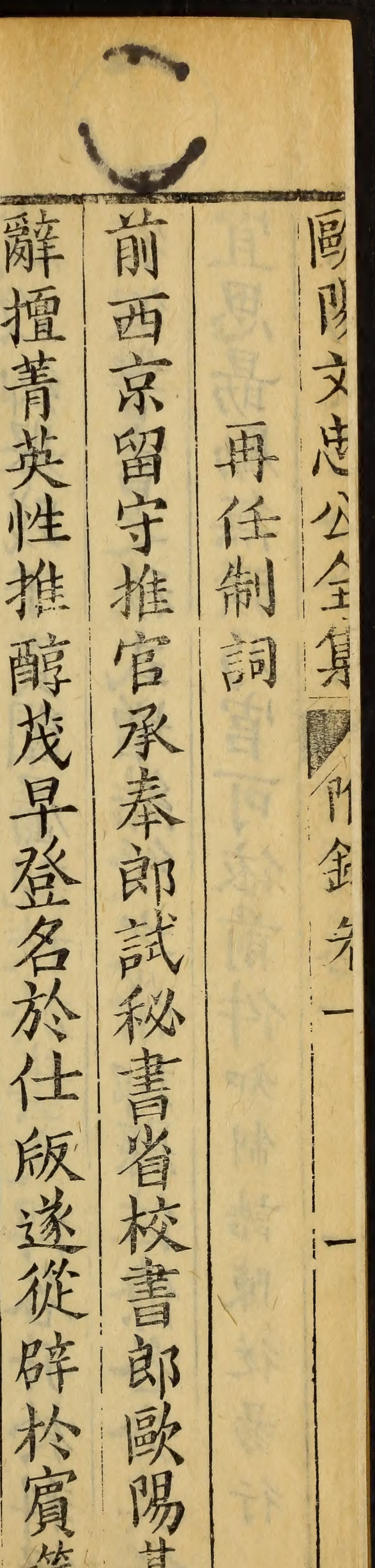


附録卷第一

制詞

初任制詞

前鄉貢進士歐陽某右可特授将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替仲簡来年二月蒲闕候見任官月限滿日即得赴任勑前鄉貢進士邵景先等咸以鄉舉踐于貢闈屬親校於藝文俾各升於科級特假讐書之秩式增結綬之榮郡縣佐僚各分其任宜思勗勵無曠乃官可依前件 知制誥陳從易行



再任制詞

前西京留守推官承奉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歐陽某辭擅菁英性推醇茂早登名於仕版遂從辟於賔筵懋學逾惇參籌有裕眷吾樞近嘗以薦論逮課試之爰來固辯麗之可奨宜預屬書之列仍遷管記之資往服清階善持素履可特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李淑行

三任謫夷陵制詞

勑鎮南軍節度掌書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

御史館閣校勘歐陽某鄉以藝文擢參讐校固當宿業以荷育材近者范仲淹樹黨背公鼓讒疑衆自干典憲爰示降懲爾託附有初詆欺罔畏妄形書牘移責諫臣恣陳訕上之言顯露朋姦之迹致其奏述備見狂邪令寘嚴科用警偷俗尚軫包荒之念抵從貶秩之文往字吾民毋重前悔可降授守峽州夷陵縣令替劉光裔今年七月成資闕散官如故仍放謝辭

柳植行

四任量移光化軍乾德縣令制詞

勅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某以懿辭決科以敏智從事荐承俊選參校秘文偶弗慎於言階廼自貽於官譴遽沿遐牒亦既逾年宜遷通邑之良且寄字人之劇余方甄録爾尚勉勤可特授守光化軍乾德縣令替張宗尹來年三月成資闕散官如故仍放謝辭　王堯臣行

五任復舊官制詞

降授宣德郎守光化軍乾德縣令歐陽某右可特授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權

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替節度推官趙咸寧来年
二月滿闕散官如故仍放謝辭勑前降授崇信軍節
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務朝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
察御史尹洙等竄者咸以儒才籍於文館旋坐朋游
之累自罹降謫之科載軫淹沉特惟甄叙或朝閨復
秩分寄於縣章或府幕參謀差冠於賓序往慶予命
彌慎爾爲可依前件至舉正行

六任兼太子中允制詞

勑鎮南軍節度掌書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

御史充館閣校勘歐陽某朕意尚儒雅博考辭藝使優游並進以光我太平之業恩亦厚矣爾往參典校屬以事譴會從薦引復叙官榮方思抆拭而庸寧限陞遷之次宮坊羨秩册府清塗嘉乃雋才尚勗來譽可特授守太子中允依舊館閣校勘散官如故勳冠卿行

七任加騎都尉制詞

勑夫三靈之交莫盛乎大旅四海以職畢奉于嚴禋還御端闈均慶縣寓矧待時髦之地素清儒館之遊

宜被徽章以甄英俊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
勘歐陽某其雅材毓秀吉履敦方副妙簡於石渠紬秘
文於天禄列於俊藪光是㳽聲屬此推恩遽增勲級
益厲夙秉庸對寵嘉可加騎都尉餘如故吳育行

八任知諫院制詞

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騎都尉歐陽某右
可特授守太常丞依舊充集賢校理知諫院事散官
勲如故勅國家廣闢言路崇設諫垣擇方嚴之藎臣
登爭諫之清列責任尤重眷懷亦深向非練達民彛

精詳國體利權不能易所守貴勢無以搖其心則安可劭厥清芬補予闕政以爾朝奉郎侍御史判三司都理分司輕車都尉賜緋魚袋魚周詢等風猷鯁亮器範冲深並繇博古之文皆擢烝髦之選清心蒞局交負幹才議事飛章第揚風采僉詢朝論亟簡朕心宜進官聯往參諫列爾其勤乃節行厲於忠誠姑務謇諤諤之辭敷陳而亡撓豈宜持庸庸之計畏避以自安勉膺寵光式遲明效可依前件孫抃行

九任知制誥仍供諫職制詞

勑夫出納朕命裁成典誥號令風采布爲法度所以炳煥皇業羽儀近著匪我俊乂曷膺是選宣德郎守太常丞充集賢校理同脩起居注知諫院事騎都尉賜緋魚袋歐陽某髙才敏識照依當世特立不倚援乎其倫秉心粹中履道夷坦學探系象之表文窮述作之源而自抱槧書林簪筆螭陛詞皆體達慮不及私俾之代言必能復古用進七人之列遂參四禁之嚴豈惟序陞斷自余志其於發揮藻潤之業坦明深厚之體皆汝素蘊不煩訓詞可特授右正言知制誥

依舊脩起居注知諫院事散官勳賜如故李有行

十任充龍圖閣直學士制詞

宣德郎行右正言知制誥騎都尉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右可特授依前行右正言充龍圖閣直學士河北諸州水陸節度都轉運按察使兼西路營田都大制置屯田本路勸農使替張昷之散官勳賜如故勅朝奉郎守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知兗州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梁適等四方有事才者當爲國家馳騖矣自夏人之不賓于廷而王師外戍天下共其勞夫侍

從近列得無同我此憂者歟爾等並以才名器略爲時英俊凡予所以擢爾清切之禁延閣憲臺蓋備艱棘以爲用也三城西路之津會中山北道之吭喉河朔委輸事任尤重靈昌河上至于平陽皆方面之要害朝廷所屬意處也各遷近職于蕃于宣王室之勤以慰予望可依前件 張方平行

十一任進階食邑制詞

勑三年而郊所以答天地尊祖考懷柔于百神福惠于庶邦使生生之類罔不滋殖則吾左右近著宜乎

首被凱澤者矣以爾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
學士宣德郎行右正言騎都尉賜緋金魚袋歐陽某
學有師法言無畏避綴辭翰於西掖董賦輿於北道
而能計國用詳邊謀擿吏姦舒民困才識參用搢紳
所推今嚴禋成百禮具有司其申講舊典導宣明命
峻之階品增之封邑以均禧祉以對勤藎以來朝家
之休可特授朝散大夫依前行右正言充龍圖閣直
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特封信都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勳賜如故仍放朝謝 孫抃行

十二任謫滁州制詞

勑夫賞不遺功罰不阿近有邦之彛典也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右正言騎都尉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博學通贍衆所見稱言事感激朕甞寵用而乃不能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已族而鞠于私門知女有室歸而納之羣從綢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貲劵既弗明辯無所驗朕以其久參近侍免致深文止除廷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

予寬恩思釋前咎可落龍圖閣直學士特授依前行
右正言知制誥散官勳封賜如故仍就差知滁州軍
州兼管內勸農使替趙良規仍放謝辭楊察行

十三任以南郊恩進封伯加食邑制詞

勑朕禮天事神以祈生民之佑尊祖覲考以席鴻基
之隆爰馨齋明仰膺顧諟乃眷近侍宜均恩典朝散
大夫行右正言知制誥騎都尉信都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詞藻敏麗風韻俊豪參
列諫垣蔚有敢言之節褒陞詞禁茂昭華國之文爰

任素頎安靜攸處屬修大祀俾洽蕃休特疏勳爵之
儀並厚邑封之數中外之寄待遇無殊深體柬求勉
敦素履可特授依前行右正言知制誥加上騎都尉
進封開國伯食邑三百户散官賜如故仍放朝謝秘
頒行

十四任知揚州制詞

勑勤求治道優延近著粤惟詞禁之彥久布外邦之
政特推渥洽蓋示眷懷朝散大夫行右正言知制誥
知滁州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

金魚袋歐陽某智慮淹通文藻敏麗善談當世之務旋登近侍之班向直内閣之嚴寔分北道之寄爰司方郡屢易周星軫予意之良深俾官儀而叙進記言動者良史之筆授之以清階督淮海者廣陵之區委之以會府仍司雅誥尚遠法垣當欽待遇之榮益務端莊之節遲聞美績用對寵靈可特授行起居舍人知制誥知楊州軍州事兼管内堤堰橋道勸農使替張奎散官勲封賜如故仍放謝辭嵇顙行

十五任轉禮部郎中制詞

勑羣臣有常以善道益吾者今雖在外吾不忘也事
任有期既未得即還左右且進升其官秩亦足表待
遇之意焉朝散大夫行起居舍人知制誥知潁州上
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
陽某頃用文詞登朝居諫諍之任屢以謇諤之言陳
闕失朝奉郎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亳州上
騎都尉賜紫金魚袋王洙往由經藝入侍備顧問之
職嘗以慱洽之學資見聞間縁薄疵並領外寄嚴助
守藩久去承明之直望之懷闕應有本朝之思吾嘉

才猷寔用矜爾爰各遷於品秩俾仍預於教條行將召生毋曰留滯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其務淑慎體茲睠懷脩可特授尚書禮部郎中依前知制誥知潁州散官勳封賜如故仍放朝謝洙可特授尚書刑部員外郎依前直龍圖閣知許州軍州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及管勾開治溝洫河道事替宋祁散官勳賜如故仍故謝辭李絢行

十六任復龍圖閣直學士制詞

勑思文先朝游心往籍因層構之建設近職之華所

以罷名儒訪治道我圖俊舊之望時惟鯁亮之姿差進禁聯胥恊公議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揚州騎都尉岐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楊察精明博洽端粹正方擢在禁林復典謨而歸厚寘之憲席處論議而不阿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知潁州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識達才長文高行潔篤於信道不讀非聖之書忠於本朝屢條當世之務並膺左右之選歷宣内外之勞峻節弗渝公議彌

勝用進秘圖之拜且光舊物之還旌乃名臣敷于茂
典爾身在外朕心弗忘嘉迺來忠切懲前事察可特
授依前右諫議大夫充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
士依舊知揚州散官勳封賜如故仍放朝謝修可特
授依前尚書禮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依舊知潁
州散官勳封賜如故仍放朝謝胡宿行

十七任明堂覃恩轉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

制詞

勑朕聞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繇考之意故推而上

於祖朕奉若斯義乃以季秋之選肇禋于大寢禮備法物樂和八音三后上帝亦既顧饗六服羣辟罔不蒙氣眷言秘近之列方殿股肱之郡天地之福其可不均以爾樞密直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騎都尉京兆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田況懷誠秉彝愽見彊志以爾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議論據古忠正無私並爲當世之宗精究百家之術施之政事罔干譽而從欲立

於朝廷不阿尊而事貴風動全蜀潤流京師古者因
禘以發爵祿所以尊廟而貴命況合宮之事孰左省
瑣闥之嚴中臺宰屬之重懋爾述職推吾新恩往哉
在生承此褒愛況可持授給事中依前充樞密直學
士加輕車都尉散官封賜如故仍放朝謝脩可特授
尚書吏部郎中依前充龍圖閣直學士加輕車都尉
散官封賜如故仍放朝謝 呂泰行

十八任服闋除舊官制詞

勑人臣之大節曰忠與孝然處之者或過不及歟先

王設禮以爲之制喪者不呼其門盡爲子之志也外除而從政即爲臣之道也前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以文章直亮擢居近侍以才畧器幹屢更劇任自罹家難歸伏閭里今祥禫甫畢責然斯來文昌清曹淵圖秘職皆爾舊秩往服新命唯是移孝資忠之義爾其懋哉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充龍圖閣學士散官勳封賜如故蔡襄行

十九任修書成遷翰林學士制詞

勑帝王之制坦然明白發號出令一日萬徵其代予
言必資才哲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
中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戸賜紫金魚
袋歐陽某言忠信行篤恭文參典謨心固金石項在
諫列以直誠盡規彌縫衮闕遷登禁省以深詒大冊
振起國風出按朔垂罷守列郡免喪還朝即蘄外補
朕嘉其難進易退有賢者之節又文學舊老宜居禁
中是用延登玉堂典司翰墨僉謀四及咸曰得人當
使班馬之風弗獨漢邇三代也可特授依前尚書吏

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散官勲封賜如故 王洙

行

二十任兼史館脩撰制詞

勑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得失形於一朝榮辱見於千載今而墨筆操牘總二職之美者不在吾儒雅之臣乎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刋脩唐書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學緊道真文得天粹凜然風節足為世範侍有議論實惟王體更中外之衆務在夷險

而一心益知汝賢擢司内命豈特屬文章以煩爾盖將咨謀慮以弼予復此兼榮亦非貳事夫一家之法傳信於方來萬世有辭垂裕於不朽尚賴良直以永休明往服茂恩奚假多訓可特授依前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仍舊翰林學士刋修唐書散官勲封賜如故韓絳行

二十一任進封侯加食邑制詞

勑施厚而報豊維人之常誠至而禮簡事天之宜朕承先烈之丕基祗畏勤紹弗敢荒寧亶勞維疚於昭

降康四海萬靈莫不厎豫念所以報必竭其誠迺卽
太寢之嚴躬尚質之享欽翼虔共陶匏以薦合法大
神示格于祖考明靈降監休應顯孚膺受福釐均自
近始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信都縣開
國伯食邑八百戸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文字復於古
雅正直邁于倫類辨論堅確救時爲心在湼不淄湜
湜自信倚其演潤故置諸内署藉其才識故付之史
筆賴其謀用故試之大計沛有餘地左右咸宜庶事

恩咸相儀克允峻其勳等埤厥賦封尚體予褒以孚邦家于休可特授依前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史館脩撰充翰林學士加上輕車都尉進封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五百戶散官勳賜如故差遣依舊　吴奎行

二十二任轉右諫議大夫制詞

勑禁密之重朝廷所優率從四歲之宮俾進兩官之次示異等於流品表殊恩於邇臣推意之明在予則至顯忠之報惟汝爲深授受之間善美良盡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脩撰判

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風誼醇篤謀猷浚明憂天下之心物議許其懇到徇國家之急朕志知其勇爲劉夫統體之文綽有雅健之氣特立于世能同於人姑用歲勞升爲諫長未厭搢紳之望徒收翰墨之長亦爲顯承當益章大可特授右諫議大夫依前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如故差遣依舊仍放朝謝吴奎行

二十三任知開封府制詞

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商頌之明訓也朕念夫神京奥區大衆所聚俗有五方之異吏有百司之繁貴近豪并輕犯法禁迫蹙則已苛細寬縱則有放紛尹正之才不止乎決事無留當官有守而已維其明智足以照物厚重足以鎮浮先事以銷其萌芽臨文以破其機械俾夫下國有以依放則庶幾乎古之治矣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充宗正寺修玉牒官刊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兼判尚書禮部兼判祕閣祕書省上輕車都尉樂安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道德仁義固其深蘊文學政事剏乃兼長老於詞禁之中未愜搢紳之望今詳試以煩劇命允釐于浩穰寵以延閣之拜優以京輔之授爾其念古訓而用乂毋曰時異稍艱乎施設也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兼畿內勸農使仍舊刊修唐書兼判秘閣秘書省散官勳封賜如故吴奎行

二十四任轉給事中同提舉制詞

勑漢制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近世所職雖異而其親近左右爲最要密非得端士不以付焉以爾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兼判秘閣秘書省上輕車都尉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性資純良識用明果直道自奮至忠不回向自禁林尹正京邑摧抑權幸崇奬善良獄訟簡稀發至無事方此眷賴以圖靖嘉而乃屢形奏封求請便郡朕惟亮正之益不可使遠外而煩劇之任宜

有以均勞延登鎖闥以備顧問爾其祗服體朕意焉可特授給事中依前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仍舊刊修唐書兼判秘閣秘書省散官勲封賜如故范鎮行

二十五任加護軍食實封制詞

勅王道之最盛者莫如宗廟宗廟之至重者莫如大祫朕祗率舊禮親執祀事神人以和祖考來格此皆辟公卿士肅雍顯相之効也福祉之流朕安敢專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

史舘修撰刊修唐書兼判秘閣秘書省兼充羣牧使上輕車都尉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清識鉉議搢紳之表醇文懿行名世之選此所以增朝廷之光參瑚璉之器詩不云乎左右奉璋髦士攸宜夫熙事休成惠澤廣被則賢者宜先矣敍升書勲之籍真食加田之賦於以均七廟之慶慰萬夫之望其庶幾乎可特授依前給事中知制誥史舘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加護軍食實封二百户散官封賜差遣如故劉敞行

二十六任轉禮部侍郎制詞

勑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己制度文物可覯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脩撰刋脩唐書兼判秘閣秘書省兼充羣牧使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

某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
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知鄭州上柱
國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
賜紫金魚袋宋祈創立統紀裁成大體朝散大夫尚
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充集賢殿脩撰糾察在京刑獄
兼權判尚書工部充宗正寺脩玉牒官騎都尉高平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范鎮朝奉郎守
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同勾當三班院上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王疇三司度支判官朝奉郎太常博士

充集賢校理編脩唐書官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宋敏求罔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閎富精覈度越諸子矣皆讐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爲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覩焉脩可特授守尚書禮部侍郎依前知制誥史館脩撰充翰林學士散官差遣勲封食實封賜如故祁可特授守尚書左丞依前集賢殿脩撰充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散官差遣勲封食實封賜如故仍放朝謝鎮可特授尚書

吏部郎中依前知制誥充集賢殿脩撰散官差遣勳封賜如故疇可特授守尚書右司郎中依前知制誥散官勳賜差遣如故斂求可特授尚書工部員外郎依前集賢校理充三司度支判官散官勳賜如故劉敞行

二十七任兼侍讀學士制詞

勑夫堯舜稱治之至莫重於稽古蓋順考前繹以施有政故其聖功大烈後世無以逾焉朕睎風於既往求理於當世留神典冊用資聰明務延道德之老以

爲勸講之益進讀左右尤任賢碩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史館脩撰判秘閣秘書省兼充羣牧使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素履夷直懷負忠亮雄詞奥學高視前哲讜議精識推為國器方且擢處禁近以襄大猷登預經閣庶幾自輔夫維善言古必驗於今援史傳經爾其無讓可特授依前守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史館脩撰充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散官差遣勳封食實封賜

如故王疇行

二十八任拜樞密副使制詞

勑夫詩美吉甫以有文武故賢特之士無施不可朕惟天下之重兵本之寄委於廊廟之臣責其講畫之用則待遇之意付畀之際敢不慎乎苟非材業豈易圖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史館脩撰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學通古今之宜性符履道之直議論明正懷負高爽久

居禁近之從屢更中外之事遐所踐試悉著聲實今樞筦之地籌勝是經擢貳大猷適竚休績惟公忠可以成務惟寅亮可以就功往其愼哉無斁朕命可特授依前守尚書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勳賜如故王疇行

二十九任參知政事制詞

勅夫萬務之理命令之出謀謨於堂上風行於天下使來者可觀而輿言無譏者非吾二三相輔乎本兵之所號爲樞機布政之方寔繫原抵更踐大府參持

衡柄向匪全德疇副毗倚樞密副使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識鑒明遠才猷通劭議論貫前儒之學文章擅獨步之名徧歷清華迭居中外自昔重任已試異能忠言不私直道無屈是用易地且俾遷官讓節逾高誠心可諒若夫禮樂未具制度未立基業未固賦用未節昔人有作後世奚艱俾我有宋之治如三代盛時者亦惟吾相輔而已力行王道今也其時無謂吾不能行其同心以濟

勉之哉可特授依前守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散官勳賜如故張懷行

三十任加柱國制詞

勑合宫大饗明靈居歆嘏告神釐蒙所勞矣一二相事之老宜均乃休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護軍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文章瑞時議辨華國進陪大政時欲倚平會資潤儀賛成孝志徹俎而命宜

先近班功號崇階副之勳等徃膺異數是惟典常可
特授正奉大夫依前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加柱
國仍賜推忠佐理功臣封食實封賜如故張懷行

三十一任進階金紫加食邑制詞

勑朕受命先帝付畀大寳始初踐阼居士民之上與
二三臣輔講求天下之理恩意之及宜先老成推忠
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
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賜
紫金魚袋歐陽某氣清神深學足以飾經治推忠佐

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天
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
金魚袋趙槩性和識遠言足以濟成謀皆杞梓良材
廟堂重器久弼亮於大本方倚平於至公尚書地官
機政所出往踐厥服思所以致君堯舜之任無俾專
美於前人朕所望焉脩可特授金紫光禄大夫行尚
書戶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勲封如故槩可特
授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戶部特郎依前參知政事

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
功臣勲封如故張懐行

三十二任轉吏部侍郎制詞

勑先皇帝遺大投艱于朕躬俾守宗廟朞年于茲惟
是一二政事之臣輔朕不逮以底于治嘉乃勞止是
用疇庸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
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歐陽某精識昭於古今高明
起於日月文之以禮樂濟之以公忠頃在先朝預聞

大政逮予嗣訓之始繄爾定策之先屬哀毀之過差感疾疹之甚戾繄禱備至氣體訖康苟非與在之良曷見仰成之懿宜峻天臺之秩庸昭國棟之隆褒德懋功於是乎在爾其夙夜茂勉左右弼諧用乂我王家爾亦有無窮之聞豈不休哉可特授行尚書吏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功臣散官勲封食實封如故宋敏求行

三十三任進階光祿加上柱國制詞

勑朕薦鬯清廟懷祖宗之威神升烟紫壇致天地之

明察靈心顧享熙事休成臨端闈而肆霈中區奉徽號而推尊父母眷言賦政之重宜首均釐之隆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歐陽某道合誠明學窮元本被遇仁考歆休禁塗以經緯之文施於典冊以直亮之節顯於巖廊薦更四近之聯深暢萬機之會秉禋肇詣朝務益繁備公袞之華章承祭除之盛禮乃順神福以甄爾勞進文散之崇階衍采田之多邑仍推勳級庸異稱

臣顧褒嘉而裁優當圖報而毋廢我有明命其懋承之可特授光禄大夫依前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加上柱國食邑五百戶功臣封食實封如故宋敏求行

三十四任轉尚書左丞制詞

勑在昔成王有審訓以屬於大卿惟我先帝命冲人寔託於四輔眷言莅阼之始宜首懋官之恩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禄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八

百戶歐陽某鯁亮發中誠明濬外文蔚典謨之體學通治亂之原弼翼兩朝燮熙萬務肆朕纂服載深仰咸爰升肅於臺機示疇庸於台佐衍封增幹賜號進階祗式舊章併推異數屢衍祖宗之垂佑既嗣無疆之休賴臣鄰而協恭方求小毖之助益宣賢業茂對寵徽可特授特進行尚書左丞依前參知政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勳封如故宋敏求行

三十五任公因言求去除觀文殿知亳州制

詞

勅朕惟國之大臣毗倚於內猶同體之股肱凌雲之羽翼莫之重也至於辭隆自潔則必徇其雅志而尊顯之蓋所以均其勞逸也方朕守文之初而一德舊老以病自乞章數上矣其可留以佐我而崇進退之節乎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特進行尚書左丞參知政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歐陽某學通本元邦之讜直名重當世士林師法繇樞密之柄任賛廊廟之全謨兩受仍几

之託益堅事上之誠踐更三朝出入八載需頭瀝懇
守麾是靳雖詔批不可而其請愈確是用進職書殿
增秩秋官授符于徐藩分憂於閫寄褒渥備矣書不
云乎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勉勤所報詎假
予訓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軍
州事兼管內河提勸農使及管勾開治溝洫河道事
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散官勳封食實封
如故呂夏卿行

三十六任轉兵部尚書知青州制詞

勑朕惟北海九州之古郡而東人之都也近世兩府
出入爲均逸之地非耆德峻望不爲倚毗推誠保德
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刑部尚書知亳州
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一
千戶歐陽某以文學自進以器能自任早領樞務旋
參大政奏封屢上誠請益堅俾守藩方已逾歲律乃
進夏官之秩往臨海岱之區一道兵農惠綏是賴肅
予近服無假訓言可特授行兵部尚書依前充觀文
殿學士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

安撫使功臣散官勳封食實封如故仍放謝辭李大
臨行

三十七任郊祀恩加食邑制詞

勅朕嗣位之初祗見上帝祖考九州四海莫不來祭
惟二三元老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推恩行
爵必先及之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
特進行兵部尚書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八百户食實封一千户歐陽某文章宿望左右三朝
艱難之時寔賴其力進退之節不累於位股肱近鎮

玉帛勤王兹朕所以推神休而疏朝寵也乃眷舊德
奚煩訓辭可特授依前行兵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
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功臣散官勲封如故
吴充行

三十八任除檢校太保判河東路制詞

勑國家規制裔邊並建帥領惟河汾之一道搤獯狁
之二垂爰咨衮路之賢往付弁門之筦仍遷近府用
壯輿藩具官某道德文章爲時矜式謀猷忠亮預政
累朝自獲觧於台司已再更於郡寄委遠時柄爾雖

樂於燕安尊任賢能朕豈忘於鑒寐眷言大鹵方擇
守臣俾從表海之邦就改近胡之鎮班通四貴所以
褒寵於舊勳節制諸戎所以倚成於外閫惟爾同寅
之德體予注意之隆亟即新州毋辭遠略可特授檢
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
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功臣散官勳
封如故蘇頌行

三十九任改知蔡州致仕制詞

勑朕惟左右輔弼之臣以道德自任者其去就進退

莫不有義與命而朝廷優寵遇待不使之蚤告老以去者非獨朕之恩典爲然亦先王之禮意故也以爾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歐陽某文章學問遠足以知先王德義謀猷近足以宜當世陟降秘近踐揚茲多嚮繇樞庭參決大政乃能熙天之命克勤王家均休外藩年德方茂而乃安於義命以禮請去至於勤懇雖朕之睠遇有加亦終不能易爾志重以先帝顧命輔朕躬

躬勳勞問望顧可以無報稱哉是用度越常典以榮爾歸俾進東宮之師仍兼秘殿之職尚惟率身善俗以助成王德惟良顯哉可特授太子少師依前充觀文殿學士致仕功臣散官勳封食實封如故仍放朝謝張琥行

公薨贈太子太師制詞

勑大臣還官告老以高秩尊爵歸第固朝廷所禮異也矧嘗參決大政有兩朝定策援立之勳德甚盛而弗居年未至而辭位遽茲長逝宜厚追褒故推誠保

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戸食實封一千二百戸歐陽某以文章華浮靡之風以道德鎮流競之俗挺節強毅而不撓當官明辯而莫奪三世寵榮一德端亮朕方將圖任舊老疇咨肅義而雅志冲邈必期退休未閱數歲章踰十上在大義難盡其力茲勤請所以不違謂其脫去人間之累當享期頤之壽天遽殲奪曾靡憖遺覽奏之日爲之不能臨朝儲坊六傳（一作博）師惟長首舉以爲贈用紓予哀尚其有

知享此嘉命可特贈太子太師王益柔行

以子恩贈太尉制詞

勑朕脩明以祀得歆于神維顯及幽並受多祉奉議郎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歐陽發父皇任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某以高文典策冠絶譽髦以重德令名進參機要踐更事任奮發獻爲讜直公忠簡於朕志逝日逾遠賢聲不忘垂裕後昆序朝通籍丁時慶賚憖錫有加尚其營魂膺此明命可特贈太尉王安禮行

追封兖國公制詞

勑宗祀之澤克塞穹壤國之故老褒叙有章朝請郎充秘閣校理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歐陽棐弟通直郎飛騎尉辯故父任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追封康國公某名世之才出應期運明於輔弼事業而以風節始終餘慶嗣人追命成國亶惟不沒尚克享兹可特贈太師追封兖國公 中書舍人盛陶行

謚誥

省司準勅定謚據本家發到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大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某行狀依例牒太常禮院擬謚今准回牒連到議狀謚曰文忠

宣德郎守太常丞充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李清臣

公歸老於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謚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

所師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群史諸子
百氏馳騁貫穿述作千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
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揚雄韓愈無所不
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爲章句聲律之
時聞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知趍尚根本使朝廷
文明不媿于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
爲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
則闕讀行狀考按謚法曰唐韓愈李翺權德輿孫
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固宜以文謚更持衆議

白太常官長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復易也然公平生好諫諍當加獻爲文獻無已則加忠爲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言曰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嘗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繼體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翊戴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間迄于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俗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詛嫉忘

身履危以爲朝廷立事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
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爲當衆以狀授清
臣爲謚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
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謚文忠謹議
朝奉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充秘閣校理直舍人院兼
同脩起居注權判吏部流内銓騎都尉賜緋魚袋錢
藻宣德郎守尚書刑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兼同脩
起居注權同判吏部流内銓騎都尉賜緋魚袋竇卞
伏準太常禮院謚議如前

天下文物繁盛之極學士大夫競夫鏤刻組繪日益靡靡以泊沒於倬詭魁殊之說而不復知淳古之爲正也於是時天下曰是大師曰非天下以爲踺太師以爲陋學士大夫磨牙淬爪爭相出力以致之危害太師不之顧曰我道堯舜也我言孔子孟軻也而天下不我從將焉往然卒由太師而一歸於醇正故仁義之言其華曄然獨輝灼乎一代之盛遠出二京之上嗚虖皦哉大丈夫束帶立夫人之朝所以大過人者大節立焉不齪齪小節以

求曲全可也怫衆慮彊君以難是為大節不徇世俗之論而先識以制未形是為大節太師當嘉祐之間協議建儲正名孚天下之疑而伸之萬世因而若維太山而安不危斯之謂大節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生平論譔文章務明堯舜孔孟之教於已壞之後可謂道德博聞矣排左右持祿取容之慮特建萬世無窮之策而自不以為功可謂廉方公正矣太常易名曰文忠庶乎天下有以知公議之不能泯也

省司準例於都亭驛集合省官同參詳皆協令式

請有司準例施行謹詳定訖遂具狀申中書門下取

[illegible]準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附録卷第二

祭文　行狀

祭文

韓忠獻王琦

維熈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李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少師求叔之靈惟公之生粹禀一作禀粹元精偶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三朝翼登太平太名既遂大功既成年未及老一作耆深虞滿盈連章得謝穎第來寧神當畀以福禄天宜錫之壽齡胡不憖遺遽爾摧傾此冥理莫

得致詰而天下爲之失聲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退之偉贍閎肆曠無擬倫逮公始繼自唐之衰文弱無氣降及五代愈極頹敝唯公振之坐還醇粹復古之功在時莫二公雖云亡其傳益貴譬如天衢森布列緯海內瞻仰日高而偉公之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曆初職司帝聰顏有必犯闕無不縫正路斯闢姦萌輙攻氣勁忘忤行孤少同於穆仁廟誠推至公孰好孰惡是焉則從善得盡納治隨以隆人畏清議知時不容各礪名節恬乎處躬二十年間由公

夔風公之功業其大可記屢殿藩垣所至懷惠嘗尹京邑沛有餘地早踐西掖晚當內制凡厥代言典謨之懿凡厥出令風雷其勢三代炳焉公辭無媿樞極猷爲台衡弼貳撫御四夷兵戈不試整齊百度官師咸治服勞一心定策二帝中外以安神人胥慰不校讒言懇求去位公之進退遠邁前賢合既不苟高惟戒顛身雖公輔志則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公祈益堅卒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哀哉余早接公道同氣類出處雖殊趣向何異既忝宰司日親

高誼可否明白襟懷坦易事貴窮理言無飾僞或不知公因罹謗忌青蠅好點白璧奚累嗚呼哀哉自公還事心慕神馳徒憑翰墨莫挹姿儀公嘗顧我惠以新詩雖亟酬答柰苦衰瘀欲復爲問動已踰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哀誠孰訴肝膽幾墮公之逝矣世鮮余知不如從公焉用生爲遐脩薄薦奠公一卮魂兮有靈其來監兹尚饗

同前　王荊文公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冥冥又

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恠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有公議之是

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
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
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
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
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
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
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
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
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同前　　　　　　　　　　曾舍人鞏

維公學爲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倚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遹鼓行無前跋疐非恤世僞難勝孤堅竟窒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蔵室頓挫彌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慮萌一作明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淨簡易仁民愛物歛不煩苛

令無廹猝棲置木索里安戸逸櫝歛兵韋天清地謐
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
龍駕飈欻再拯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
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
兩府相睨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仡仡
愛養人材奬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爲己任
無有癈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徹初終若一
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丘樊
脫遺羈馽沉浸圖史左右琴瑟志氣浩然不陋蓬蓽

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幹鼎軸賛徽計寄云胡傾殂
憖遺則弗聞訃失聲背淚橫溢臆寘不敏早蒙振袚
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轜車
莫持綱紼維公犖犖德義譔述爲後世法終天不沒
託辭叙心曷能髣髴嗚呼哀哉尚饗

同前　范蜀忠文公鎮

惟公平生諒直骨鯁文章在世煒煒炳炳老釋之闢
賁育之猛拒塞邪說尊崇元聖天下四方學子甫定
遡來此風勃焉而盛如醒復醉如愈再病學醒與病

有幸不幸幸不見排不幸不正嗟余空疎敢處季孟公訃之來洟下縻綆聞公卜宅許洛之境余居在焉儻得同井異時往來或接光影薄酒一樽菲肴數皿遠不得前寄此耿耿

同前　蘇文忠公軾通判杭州日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

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貍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

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嗚呼哀哉

同前 知潁州日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兗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齔以學為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

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群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

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尚饗

同前　蘇文定公轍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觀文少師贈太師九丈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於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爲歎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鍾厥聲四

辟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頹毀奇邪譎怪不可告
止剽剥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荊
棘斥棄羨裁號兹古文不自愧耻公爲宗伯思復正
始狂詞恠論見者投棄踽踽元昆與轍皆来皆試於
庭羽翼病摧宥鑒在上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公
懷擢之衆中群疑相詆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滔狂
瀾中道而回匪公之明化爲詖俳公德日隆歷蹈二
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遠存故終喪而
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暮自亳徂青迄蔡而

許来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頼則鄰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来告哀情懷酸辛報不及至凶訃遄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有釆章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劇易後来相承敢頋故事雖庸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

賜蕭風春夏是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彊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廢矣時實使然我誰懟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尚饗

行狀　　吳正憲公充

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公行狀

曾祖郴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祖偃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父觀皇任泰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

本貫吉州廬陵年六十六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東康封其庶子于會稽以奉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越王勾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諸子皆受封于楚而無疆之子蹄封於歐餘山之陽是爲歐陽亭侯子孫遂以爲氏後稍北徙青之千乘冀之渤海千乘之顯

者曰生字和伯以經爲漢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詢通父子顯于唐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爲吉州安福令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安福之六世孫即公曾祖也生八男曰儀者中南唐進士第父母皆在鄉里榮之命其鄉曰儒林里曰歐桂坊曰具慶曾祖仕南唐爲武昌令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孝友鄉里稱之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

人皇祖少以文學稱獻所爲文南唐召試爲南京衙
院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祖妣李氏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少孤力學咸平中
進士及第天性仁孝居官決獄主於平恕哀矜終於
泰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追封鄭國公妣鄭氏累封韓國太夫人皇考
之捐館舍公纔四歲太夫人守節自誓而教公以讀
書爲文及公成人太夫人自力衣食不以家事累公
使專務爲學及見公之身名偕顯而夫人壽考康寧

爲善之報豈虛也哉公諱脩字永叔天聖中進士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用王文康公薦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以書責諫官不論事諫官以聞謫峽州夷陵縣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辟掌書記辭不就俄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方脩禮書命權同知太常禮院辭不受預脩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遂知太常禮院請補外通判滑州召以爲太常丞知諫院賜緋衣銀魚未幾同脩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

言服出使河東還改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左遷知制誥知滁州改起居舍人知揚州徙知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服除判吏部流內銓入翰林為學士加史館脩撰勾當三班院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留不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權知禮部貢舉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省加侍讀辭不受同脩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改

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嘉祐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閏八月參知政事兼譯經潤文歷戶部吏部二侍郎皆參大政進拜左丞出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京東東路安撫使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幷代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三辭不受徙知蔡州熙寧四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階特進勳上柱國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明年閏

七月二十三日薨于汝陰之私第天子聞之震悼爲之一日不視朝贈太子太師卹孤治賻皆從加等公爲人剛正質直閎廓未嘗屑屑於事見義敢爲患害在前直往不顧用是數至困逐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貞豪傑之士哉居三朝數十年間以文章道德爲一世學者宗師接人待物誠信樂易不爲表襮諸生進者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至於貴顯終始如一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高遠常人自不能與之合公待之一也有所稱薦姑取其一善後或毀公於

朝遇其人或其家厄且困必力振之曰吾行已不以喜怒私也於經術務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爲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爲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

何云乎公幼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字書稍長從閭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畢而成誦公之舉進士學者方爲時文號四六公就視之曰此不足爲然切於養勉爲之而人亦不能及故屢試有司皆第一名聲籍甚及景祐中與尹師魯偕爲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獨公古文既行世以爲模範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愈愈之後又数百年而公繼出李翱皇甫湜柳宗元之徒不足多也蓋公之文備衆體變化開闔因物命

意各極其工其得意處雖退之未能過筆札精勁自成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爲寶生平以獎進人材爲己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不爲人知者必延譽慰薦極其力而後已後進之士一爲公所稱遂爲聞人篤於朋友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皆貧甚既卒公力爲經紀其家表其孤於朝悉録以官他嘗所與厚者未嘗遺也公既書責諫官以申范文正坐謫夷陵而尹洙余靖亦連貶蔡君謨爲四賢詩世傳之及范公之使陝西辟公偕往朝廷從之時天

下久無事一旦西陲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設而范公望臨一時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衆公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卒辭焉慶曆初公方登朝數論天下事爲箴以攜散情及指陳利害甚衆既而有詔百官上封事公又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所宜憂者仁宗增諫官員首預其選是時西師久無東西盜賊群起中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公感激恩遇知無不言時范文正公杜正獻公今

司徒韓公司空富公皆輔政公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爲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虛心以待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小人不悅一時知名士見謂爲黨人矣公爲朋黨議以進見集中溫成后方有寵公言前世女寵之戒請加裁損燕王薨議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以葬公言士大夫家有所待而葬不如及時薄葬況天子叔邪且非所以示四方也卒從公議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太平之道其意可推自古

帝王致之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瑞木請不宜示于外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進羨餘錢十萬貫公請拒而不受以防刻剝陝西用兵之後河東困弊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於合河津或請廢五寨公既使河外爲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瀕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州軍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糴北界斛斗入中以爲

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数百萬石以實邊朝廷從之大爲河東之利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公奏罷数十事以寬民力公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卒既降大將李昭亮私納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傚之公發其姦下博文獄昭亮惶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如意即謀爲亂人情務在姑息公乞假將帥權事從鎮重以銷未萌河北卒無事保塞之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宣撫使恐復生變欲以便宜悉誅之

公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内黄宣撫使夜半屏人以告
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
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奈何一旦殺無辜
二千人且非朝旨若諸郡不肯從緩之必生變是趣
其為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遂止公在河北奏
置御河催綱司通糧運邊州頼之置都作院於磁相
二州以繕戎器仁宗遇公厚嘗論及當世人材目公
曰如歐陽某者豈易得哉常欲大用而未果及使河
北陛辭日上面諭曰無為久居計有事言来公對以

諫官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况不得其實耶上曰有事第以聞勿以中外爲辭及黨論大起公極言請加明辨勢益危初公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有女非歐出也妹既嫠無所歸以孤女偕来及笄以嫁宗人晟張氏從以他事下獄小人欲并中公乃摭張氏貲產事窮治久之卒無有猶貶滁上公丁太夫人憂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公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公且復用僞爲公奏乞沃内臣疏傅之中外宦者人人切齒

内官楊永德陰以言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議不平論救者衆上尋開悟故馮翊之命卒不行公在侍從八年多所闢益初河決澶淵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開橫壠故道公言功大恐不可成徒勞人未幾陳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河公言六塔不能呑伏且復决再爭之不得既而果然濵隷德博數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得罪流貶至和初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惕隱及北宰相蕭知足等來押宴曰非常例也以公名重故爾其爲外夷所畏如此公在

翰林仁宗一日秉閒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左右曰學士歐陽某之辭也乃悉取宮中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每學士院進文字必曰何人當直至公之筆必詳覽之每加歎賞嘉祐初公知貢舉時舉者為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公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澹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遂變而復正者公之力也公之尹京承包孝肅公之後包以威嚴為治公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為

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今捨所長彊其所短以徇俗求譽我不能也至寵貴犯禁令又求苟免者必寘於法雖詔命有所不從且請加本罪二等至今行之由公奏請也公在樞密與今侍中曾魯公悉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之法邊防久闕屯守者大加蒐補數月之間機務浸理嘗因嘉祐水災凡再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協定大議而先帝力辭宗正之命公進曰宗室不領

職事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儲以爲嗣不若遂
正其名且判宗正寺誥勑付閤門得以不受今立爲
皇子止消一詔書事定矣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先
帝初年未親政事慈壽垂簾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
撫內外而危言密議忠力爲多至先帝親御萬機內
外肅然每諸公聚議事有未可公未嘗不力諍臺諫
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公曰
性直不避衆怨嘗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已
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

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旣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
幾乎及彭思永蔣之奇等以飛語汙公公杜門請付
有司治之上連詔詰問所從来二人辭窮悉逐之上
親遣中貴人手詔慰安公遂稱疾力觧機務自嘉祐
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公屢建言館
閣育材之地材旣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畜
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爲名臣矣餘亦不失
爲佳士也遂詔二府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往往在
清近朝廷稍収其用矣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

月之類皆無總数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纂集公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爲對公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閤取而閱之連典劇郡以鎮靜爲本不求赫赫名舉大體而已民便安之滁揚二州生爲之立祠公在亳年甫六十表致仕者六不從至蔡而請益堅卒不能奪公志其勇退如此公平生於物少所好獨好収畜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繆之說爲多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

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以刻石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爲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菑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爲多公之薨上命學士爲詔求書於其家方繕寫進御嘗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

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
卷集古録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爲家
書總目八卷其遺逸不録者尚数百篇别爲編集而
未及成公初娶胥氏翰林學士贈吏部侍郎偃之女
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
薛氏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贈大尉簡肅公奎之女
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女三人長女師蚤卒次發
光禄寺丞次女蚤卒次奕光禄寺丞次棐大理評事
次某蚤卒次辯光禄寺丞次三男皆蚤卒次女封樂

壽縣君蚤卒孫男四人曰愻曰憲曰恕曰愬皆以公恩試祕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將以熈寧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葬公於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謹狀

熈寧六年七月某日樞密副使正奉大夫行右諫議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充狀

附録卷第二終

附錄卷第三

墓誌銘　神道碑

墓誌銘　并序

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文忠歐陽公墓誌銘　并序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軍州事上柱國魏國公

韓琦撰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史館脩撰

權判尚書都省判祕閣提舉醴泉觀公事上護軍

賜紫金魚袋宋敏求書

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

郎中知河陽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護軍賜紫

金魚袋韓維題蓋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

致仕歐陽公薨於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

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太常謚曰文忠卹後加賻不
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弔痛
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
并致治命以墓銘爲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
公門下不屬於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
直筆足信後世耶此其敢辭公諱脩字永叔唐太子
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
爲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彬安福六世孫
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仕南唐爲武昌令累贈太師

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　夫人祖諱偃彊學
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爲文十餘萬言召試補南京街
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
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
當官明而尚恕每決重辟尤加審慎苟理有可脫必
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追封鄭國公公自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
守志不奪家雖貧力營贍教公爲學公亦天資警絶
經目一覽則能誦記爲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聞

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爲第一逮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爲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
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

太子中允預脩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閔慈時弊重以西師未觧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脩起居注公素凛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横身正路風節凛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毎勸上乗間延見推誠諮訪上復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一作行紀綱

日舉俵倖頓絶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首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爾兵既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奏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美為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

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爲虜人所有時并帥恥謀不自已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密爲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一作分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鏁栰船以絶侵盜置都作院於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爲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

入輔者終爲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爲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爲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中公復措張氏貲產事遂與詔獄窮治上爲命内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快撫勘官與監劾内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

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怪公鬚髮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内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偽爲公疏請汰内臣以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嘗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一作議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刊脩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史館脩撰

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一作包孝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於此惡可勉其所短以徇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

登極遷戸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爲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判一作別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公常委曲開諭曰其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誹至於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曰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始一無此字英廟一作宗踐祚援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宗所生父也中書以本

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審一作其當上謙恭慎重
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
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
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
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爲主議上董
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爲誣說
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敦諭知不
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爲耻窺伺
愈急今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作一

語欲以汙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既申告誡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錢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丐易

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日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已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懷洞然無有城府常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怒奬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爲稱薦故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惟視姦邪嫉若仇敵

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録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隨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倡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一作於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

自漢司馬遷没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燄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惟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爲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爲險怪之語號大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爲本明不至（一作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既

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押宴出於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爾其爲外夷致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決河使歸橫壠故道公言橫壠地已高仰功大不可爲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爲之必潰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隄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

歐陽某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衆恐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爲多及即位之初感病未能聽覽一作斷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来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十八卷四

六集七卷集古録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来金石銘刻爲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訛繆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因自爲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奕光禄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

祿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孫男四人曰遜曰愿曰恕曰愬皆以公恩試祕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熙寧八年九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諸孤奉公之喪葬于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銘曰

噫公之節　其剛烈烈　彊違斥姦　義不可折
噫公之文　天資不群　光輝古今　左右典墳
直道而行　屢以讒躓　卒寤而知　惟帝之哲
升贊機務　方隅以寧　參議宰政　社稷是經
成此王功　大忠以劾　德高毀及　退不吾較

公之來歸　既安且怡　宜報以壽　戾也胡爲
公文在人　公跡在史　茲惟不窮　亘千萬祀

神道碑　蘇文定公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一無此十一字）歐陽文忠公薨於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於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於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按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吉

州刺史後世因家於吉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街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

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輙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爲當黜公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

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
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
遷太子中允與脩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
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
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
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
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
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脩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
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

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於前諸公惶恐退而
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
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
之公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
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
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
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
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其言懇
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

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盖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粮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嶮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

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数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爲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数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爲久留計

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粮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

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楊州又徙穎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鬢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

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宥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留刊脩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

友四人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牓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

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

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

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

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　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一作四將）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賛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豈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遂

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爲

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誥勑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爲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内泰然有盤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異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

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
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
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
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
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
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
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
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
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

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逐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

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琅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

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効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

崇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録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荀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磨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

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来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强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頹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来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戲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

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奬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一本自公篤於朋友至鄭公意也一段在昔孔子生於哀周之前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

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愻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愬故宣義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爲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

碑誄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　有臣文忠　自嶮而夷　保其初終
惟古君臣　終之實難　匪不用賢　有孽其間
公奮自南　聲被四方　允文且忠　有煒其光
上實開之　下實梔之　三起三僨　誰實使之
僨而復全　惟天子明　克明克忠　乃卒有成
遠歲嘉祐　君臣一德　左右天造　民用飲食
舜禹相授　不改舊臣　白髮蒼顔　翼然在廷

功成而歸　維公本心　彼其何知　言恐不深

頴水之濱　甲第朱門　新鄭之墟　茂木高墳

野人指之　文忠之遺　忠臣不危　仁祖之思

記神清洞

遊嵩山寄梅殿丞書明道元年九月謝舍人絳

聖俞足下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嶽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峰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僕為人間事所窘未皇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為山水游侶欣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

閱遊嵩詩碑碑甚大字而未鐫上緱嶺尋子晉祠陟轘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既興吏白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真宗御容稍即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却車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齎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蔚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過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履輿以行嶃崪阡甚則芒蹻以進窺玉女窻擣衣石石誠異窻則亡

有迤邐至八仙壇憩三醉石徧視墨迹不復存矣考乎三君所賦亦名過其實年昃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漱食飲從容間躋封禪壇下瞰群峰乃向所跂而望之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顆視若蟻壞世所謂仙人者僕未知其有無果有則人世不得不為其輕蔑矣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無姓名於碑陰不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覩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鑱刻尤精

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於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請盡東峰頂既而與諸君議欲見誦法華經注僧求叔進以為不可且言聖俞往時嘗云斯人之鄙恐不足損大雅一顧僕强諸君往焉自峻極東南緣險而徑下三四里法華者栖石室中形貌土木也飲食猿鳥也叩厥真旨則軟語善答神色睟正法道諦實至論多矣不可具道所切當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師魯求叔扶道

貶異最為辨士不覺心醉色作欽歎忘返共恨聖俞
聞繆而喪真甚矣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
里在目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
三清露下直覺冷透骨髮毳體將不堪可方即舍張
燭具豐饌醇醴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蒲引賦
詩談道間以讙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為何
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罷
鼠窮伎能上而不能下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
夫來逆其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潁陽宿金店

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雖曲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繇玆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是行七十里出潁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即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嶮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蔭數畝水泉出焉久為道士所占爨煙熏燎又塗塡其內甚瀆靈真之境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間峰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為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雄妙蓋薛老峰之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

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問道士及近居之
民皆曰向無此異不知也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
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若疲厭則有
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
絕倒豈知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彭婆鎮遂緣伊
流陟香山上上方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未
及此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
出東門極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嵩轘一匝四百
里可謂窮極勝覽切切未𢡟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

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廣代一
昔之談不宣絳頓首

希深惠書言與師魯永叔子聰幾道遊嵩因

誦而韻之寄梅堯臣

聞君奉宸詔瑞祝欽靈岫山水聊得游志願庶可就
豈無朋從俱況此一一秀方嶄建春陌十刻殘晝漏
初經緱氏嶺古柏尚鬱茂却過轘轅關巨石相撐鬬
夕齋禮神祠法衮被藻繡畢事登山椒常服更知後
從者十數人輕齎不爲陋是時天清陰力氣勇奔驟

雲巖杳靄薇花草藏澗竇傍林有珍禽鸞語若避彀
盤石暫憩休泓泉助吞漱上窺玉女窻嶄絕非可構
下玩搗衣礁焜燿金紋透尹子體雄恢攀緣逾習狃
歐陽稱壯齡疲軟屢顛躋競歡相扶持芒屩資踐蹂
八仙存故壇三醉孰云謬鄙哉封祀碑數子昔鐫鏤
偶誌一時事曷虞來者詬絕項瞰諸峰隘然輕宇宙
遙思謝塵煩欲知群鳥獸韓公傳石室聞之固已舊
當時興稍衰不暇苦尋究東崖暗壑中釋子持經呪
于今二十年飲食同猿狖尹子聆法音充爾溢膚腠

嘗期躡屐過吾儕色先愀叶韻遂乘真諦言茲亦甘自咎中頂會幾望涼蟾皓如晝紛紛坐談麈草草具觴豆清露濕巾裳誰人苦羸瘦便即忘形骸胡為戀纓綏或疑桂宮近斯語豈狂瞽歸來遊少室嶒崒沐引脰石室迢遞過探訪仍邂逅捫蘿上岑邃仙屋何廣袤乳水出其間消消自成溜凡骨此熏蒸靈真安可覯霞壁幾千尋四字侔篆籀咸意苔蘚文歘為造化授標之神清洞民俗未嘗遘忽覺風雨宜其無能久瞻拍忽忽遂宵征勝事皆可復俚歌縱喧譁怪說多駭

特凌晨闕塞陽追賞顏匪厚窮極四百里寧憚疲左右昨朝書報予聞甚醉醇酎所嗟滯遠方心焉倍如疚

又答梅聖俞書　　前人

絳白前自嵩嶺回即致書左右本爲與足下不得同此勝事諸君所共歎恨自入山至還府凡一登臨一談話一食飲間必廣記而備言之欲使足下覽見本末與夫方駕連轡之不若閒可以助發一笑勤勤在此爾及辱報反謂詫茲行而陋中春之遊疑足下遽

答使者視前書之未詳也雖諷閱鄭重然祕不示外何則非諸君本意恐傳之而惑方欲道此以干聰明而未敢也忽得五百言詩自始及末誦次遊觀之美如指諸掌而又語重韻險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繆異則知足下於雅頌為深劉賓客有言人之神妙其在於詩以明詩之難能於文筆百倍矣今足下以文示人為略以詩曉人為精吾徒將不足游其藩況敢與與阼也歎感歎感不宣絳頓首

謝公諱絳字希深時任尚書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

小說多載神清洞事公詩亦有鏁樓臺之句信無疑矣其詳則具謝希深與梅聖俞書中昔公自跋集古録目序謂希深善評文章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此叙之作惜無謝尹之知音然則公重希深豈減師魯又嘗銘其墓云制誥得西漢體又云以文知名今其集罕傳而二書偶得之英辭類稾附載於此粗見希深之筆力抑公文集既備而使知音者偕傳焉是亦公之忠也

知言歟頃余[illegible]
故有所辯皆并金石自得此敘之作指無窮尋之
余每有所作申然後讀之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
集古錄目序謂余深喜評文章尹師魯嘗論詩書
梅矣其言詳見凡謝余深與梅聖俞書中昔公自敘
小說多載神清洞事公詩亦有蕭灑之句信無

附録卷第五

事迹　　男發等述

先公為人天性剛勁而氣度恢廓宏大中心坦然未嘗有所屑屑於事事不輕發而義有可為則雖禍患在前直往不顧以此或至困逐及復振起終莫能掩而公亦正身特立不少屈奪四五十年之間氣象偉然蓋天下而以文章道德為一世學者宗師故歷事三聖嘗被眷倚遂託以天下安危之計而公亦以身許國進退出處士人以為輕重至於接人待物樂易

明白無有機慮與所疑忌與人言抗聲極談徑直明辨人人以為開口可見心腑至於貴顯終始如一不見大官貴人事位貌之體一切出於誠心直道無所矜飾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勁正高遠無纖毫世俗之氣常人亦自不能與之合也平生學之所得以至文章事業皆明識所及性所自得不勞而至無所勉強而衆人學之者終莫能及其於經術務明其大本而本於情性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

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又云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公於經術去取如此以至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斷不惑平生所辨明十數事皆前世人未有說者如五帝不必皆出於黃帝春秋趙盾弒君非趙穿許世子非不嘗藥武王之十有一年非受命之年數及力破漢儒災異五行之說正統論破以

秦爲僞閏或以功德或以國地不相臣屬則必推一姓以爲主之説以爲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統者統一天下之不一至於各據地而稱帝正朔不相加則爲絶統惟合天下於一者爲正統統或絶或續而正統之説遂定焉然亦不苟務立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盡其説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爲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爲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説是矣復何云乎其公心通論

如此

先公四歲而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書字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爲詩及其稍長而家無書讀就閭里士人家借而讀之或因而抄録抄録未畢而已能誦其書以至晝夜忘寢食惟讀書是務自幼所作詩賦文字下筆已如成人兵部府君閱之謂韓國太夫人曰嫂無以家貧子幼爲念此奇兒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門他日必名重當世及舉進士時學者方爲四六號時文公已獨步其間天聖七年補國子監

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試皆爲第一人由是名重當世及景祐中在西京與尹公洙偕爲古文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盡爲古文獨公古文旣行遂擅天下四十年間天下以爲模範一言之出學者競相傳道不日之間流布遠近外至夷狄莫不仰服後進之士爭爲門生求受教誨當世皆以爲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退之退之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自李翺柳宗元之徒皆不足比然公之文備盡衆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或過退之如醉翁亭記真州東

園記創意立法前世未有其體作尹公洙誌文以爲尹公文簡而有法取其意而爲之即得其體石先生介墓誌不多假事迹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與其大節氣槩讀之如見其人作集古録叙今王丞相以謂讀之可辟瘧鬼

先公既奉勑撰唐書紀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作本紀用春秋之法雖司馬遷班固皆不及也其於唐書禮樂志發明禮樂之本言前世治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悉破漢儒災

異附會之說皆出前人之所未至其於五代史尤所留心襃貶善惡爲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成減舊史之半而事迹添數倍文省而事備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嘉祐中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于朝請取以備正史公辭以未成熈寧中有旨取以進御按神宗實録熈寧五年八月丁亥詔頴州令歐陽棐家上棐所撰五代史

先公筆扎精勁雄偉自為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数

十字皆藏以爲寶而未嘗爲人書石
先公平生以奬進賢材爲已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
晦不爲人知者知之無不稱譽薦舉極力而後已既
爲當世宗師凡後進之士公嘗所稱者遂爲名人時
一作上人皆以得公一言爲重而公推揚誘進不倦至
於有一長者識與不識皆隨其所長而稱之至今當
世顯貴知名者公所稱薦爲多今湖州孫正言覺爲
合肥主簿未與公相識郡守怒之欲捃拾以罪時與
侍講在大學以屬公公爲作手書與其寮佐令保全

之遂獲免福州處士陳烈素不與公相識公聞其名知其行義屢薦於朝乞賜召用朝廷即召烈爲國子監直講

先公嘗言平生爲學所得惟平心無怨惡爲難故於事未嘗挾私喜怒以爲意雖仇讎之人嘗出死力擠陷公者它日遇之中心蕩然無纖芥不足之意嘗曰孔子言以直報怨夫直者是之爲是非之爲非是非付之至公則是亦不報也

先公初貶滁州蓋錢明逸輩爲之自外還朝遇明逸

於京師屢同飲宴不以爲嫌其後公在中書明逸罷秦州歸復用爲翰林學士近日小人蔣之奇妄興大謗及公移青州其兄之儀知臨淄縣爲二司所不喜力欲壞之亦以託公公察其實無它力保全之

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嘗以矜人而樂成人之美不掩其所長詩筆不下梅聖俞而嘗推之自謂不及然識者或謂過之初奉勅撰唐書專成紀志表而列傳則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體不一詔公看詳令刪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

見不同豈可悉如已出忽於是一無所易書成奏御舊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傳功深而日久豈可掩其名奪其功於是紀志表書公名而列傳書宋公宋丞相庠聞之歎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

先公篤於交友恤人之孤梅聖俞家素貧既卒公醵於諸公得錢數百千置義田以恤其家且乞錄其子增尹龍圖洙已卒公乞錄其子構孫先生復有尊王發微十五卷有旨進內未畢而卒公乞令其家錄進

而推恩其子大年尹搆孫大年梅增皆蒙錄用以官

天聖初胥公在漢陽先公時年二十餘以所為文謁之胥公一見奇之曰子當有名於天下因館于門下與公偕入京師及公登第乃以女妻之

王文康公知西京先公爲留守推官一日嘗詣府白事有一兵士自役所逃歸文康問公曰勘兵士何罪來新公曰合送本處行遣文康曰似此恭作官底過甚多推官新作官不須疑公曰若相公直斷即亦可有司則不敢奉行一夜文康夜召問軍人未斷

否公曰王文康曰幾至誤事明日遂送所屬處

先公在河南以文學爲當世之名前後留守皆名公好賢莫不傾身禮接王文康自西京召爲論公曰今來有例合舉館職當奉舉遂用王文康公薦自西京留守推官召試

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先公一日過司諫高若訥於余襄公家若訥非短范公以爲當黜之人先公既歸爲書與之辨且責若訥（二字一本作其）不能諫諍若訥上其書遂坐貶爲夷陵令既而余襄公尹洛亦坐

連坐被貶蔡公爲四賢詩述其事天下傳之
先公既坐范公遠貶數年復得滑州職官會范公復
起經略陝西辟公掌牋奏朝廷從之時天下久無事
一旦西邊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爲
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衆公
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
其進可也遂辭不往其於進退不苟如此以至致位
二府惟以忠義自得主知未嘗有所因緣憑藉
先公在館中遇西邊用兵天下多事詣闕上書爲三

策以料賊情及指陳天下利害甚衆既而有詔百官許上封章言事公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患仁宗增諫官爲四員先公與蔡公襄余襄公靖今致政王尚書素同時選用是時陝西用兵已久京東西盜賊群起內外多事仁宗既進退大臣遂欲改更闕失方急於求治公過事感激知無不言范文正公杜正獻公今司徒韓魏公富鄭公四人同時登用公屢請召對訪問責以所爲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以責諸公各亦有所陳述公言諸公所陳宜力主張勿

爲群言所奪而王文安公爲三司使有爲無名詩中之者公請嚴禁止之以絶小人流言摇動朝政之漸赦出官爵購捕其人時上欲改更朝政小人不便故造作語言動摇及勑牓出自此遂絶是後上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改更庶事之弊

自范文正公之貶先公與余襄公等坐黨人被逐朋黨之說遂起久而不能解一時名士皆被目爲黨人公在諫院爲朋黨論以獻群言遂息大救當時之弊

時天下久安上下失於因循一旦陝西用兵而群賊

王倫張海等所在皆起先公請遣使者按察州縣朝廷命諸路轉運使皆兼按察公言轉運使苟非其人則按察遂爲空名復條陳按察六事於是兩府聚議盡破常例不次用人（後來別因一劄子中備言此事）其後州縣多所升降內外百職振舉及杜待制杞爲京西轉運使與御史蔡禀同治賊事公言杞可獨任無用禀杞果遂平諸盜京西無事

時張溫成方有寵人莫敢言因生皇女染綾羅八千疋先公上言乞裁損其恩寵及其親戚恩澤太頻可

以減罷極陳女寵驕恣以至禍敗之戒
皇叔燕王薨議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而葬先公
乞減費而葬以爲不肯薄葬留之以待修葬徒成王
之惡名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無錢出葬遂輕中國
有旨減節浮費而葬
澧州柹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先公上言今四海
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自
古帝王致太平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今
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瑞

未乞不宜示于外

慶曆三年御試進士以應天以實不以文爲賦題公爲擬試賦一道以進指陳當世闕失言甚切至

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便進羨餘錢十萬公乞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恤外方防禦刻剝

前後所上章疏百餘其間斥去姦邪抑絕僥倖以謂任人不可疑節制不可不一當推恩信以懷不服其事往往施行

先公以諫官除知制誥故事知制誥當先試有旨更

不召試有國以来不試而受者惟楊文公陳文惠公與公三人公既典制誥尤務敦大體初作勸農勑既出天下翕然人人傳誦王言之體遠復前古

陝西兵役之後河東困弊糧草闕乏又有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于合河津或請廢五寨朝廷命先公視其利害及訪察一路官吏能否擘劃經久利害及計置粮草公為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河濵（一作次）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時可省餽運麟州遂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州軍沿邊有禁

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糴北界斛斗入中以爲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三二百萬石以實邊朝廷從之此兩事至今大爲河東之利

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先公奏罷十事以寬民力文字見河東奏事謂乞罷和糴米三司銀之類

先公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別得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材識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豫爲禦備

保州既降總管李昭亮私取叛兵妻女通判馮博文

等亦往往劾之先公發博文罪置獄推劾昭亮恐懼
立令送出
自保州事後河北兵驕必不如意即謀結集處處有
之上下務在姑息先公屢乞主張將帥每事鎮重以
遏士心河北卒無事
保州叛兵既降其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諸州
富鄭公爲宣撫使恐其復生變欲委諸州同日誅之
方作文書會先公權知鎮府遇富公於內黃富公夜
半屏人密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

朝廷許以不死招之今已戮之矣此二千人本以脅從故得不死柰何一旦無辜就戮且無朝旨若諸郡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趣其爲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富鄭公遂止

先公在河北旣被朝廷委任之重悉力經營凡一路官吏能否山川地里財產所出兵粮器械教閱陣法一一別爲圖籍盡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問公曰公以文章儒學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公曰吏之不職吾所愧也繫民休戚其敢忽乎奏置御河催綱

司通致糧運以省入中之数置都作院於磁相二州以省諸州兵器之費既究見河北利害本末（一無此二字）乃一一條列遍貽書於執政将大爲經畫未盡行而公罷去

慶曆初仁宗既復四諫之職（一有而舉二字）拔英俊賢能材德之士並進于朝公負天下之望而居其職仁宗寵異之意獨絶衆人嘗因奏事論及當世人材仁宗不覺謂公曰如歐陽某何處得来公乃盡心悉力思所補報遇事不避以至犯忤權貴排擊姦佞怨怒随之

常欲大用而未果是時中外多事仁宗意以謂艱難之際非公不足以辨事故自諫官奉使河東委以一路之利害及保州事作河北轉運使張昷之得罪公自河東還未歲月復出爲河北轉運使及陛辭之日仁宗面諭曰不久當還無爲久居計有事但言來無以中外爲限公對曰在京師所言尚以風聞或恐失實況於在（一作在於）外仁宗曰有所聞但言來行與不行則在此及至河北百事振舉小人忌公恐大用而又杜范韓富同時罷黜小人彙進公上疏極言四人忠

實可用而無過辨明小人誣罔之言請加任用於是群小益懼相與造為謗辭及詔獄之起窮究無狀仁宗亦悟止奪職知滁州

南京素號要會賓客往来無虛日一失迎候則議論鋒一作群起先公在南京雖貴臣權要過者待之如一由是造為語言達於朝廷時陳丞相升之安撫京東因令審察是非陳公陰訪之民間得俚語謂公為照天蠟燭還而奏之上方欲召用而公丁大夫人憂

先公初服除還朝惟除本官龍圖閣直學士而無主

判入見日仁宗惻然怪公鬢髮之白問公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公求補外仁宗曰此中見人多矣為小官時則有肯盡言名位已高則多顧藉如卿且未要去明日以責大臣即以公判流內銓是時小人恐公且見進用偽為公乞澄汰內臣劄子傳布中外內臣人人切齒判銓六日楊永德以差船及引見胡宗堯事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議紛紜論救者衆上亦開悟適會劉公沆有劄子乞催宋公祁結絶唐書上曰莫不須宋祁否劉公曰別未有人上曰歐陽某

知同州臣察已有文字請留劉公曰乞自陛下宣諭
明日朝辭上殿上曰休去同州且脩唐書既而曾魯
公自翰林學士換侍讀學士知鄭州劉公奏歐陽某
見未有主判處乞替曾某判三班院上曰翰林學士
有人未劉公曰見商量上曰歐陽某不止一好差遣
亦好一翰林學士便可替曾某遂入翰林為史官判
三班院上嘗面問公以唐學士院鈴索故事將議臨
幸其於眷待之意甚厚

先公在侍從八年知無不言屢建議多見施行自初

還朝唐公介與諸公方居言職所言久之未見聽納公上疏言人君拒諫之失請採聽言者其後上遂用諫官言進退宰相用唐介等疏罷陳執中時議者方以河患為意陳恭公在相位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先公上疏言其不可未幾恭公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全回河流公兩上疏爭之不聽河纔成而決濵 德博數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議者流竄遠方卒如公議

至和二年先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陳留郡王

宗愿惕隱大王宗熙北宰相蕭知足尚父中書令晉王蕭孝友來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宗愿宗熙並契丹皇叔北宰相蕭官中最高者尚父中書令晉王是太皇太后弟送伴使耶律元寧言自來不曾如此一併差近上親貴大臣押宴

嘉祐初狄武襄公為樞密使狄自破蠻賊之後方振威名而是時仁宗不豫久之初康復而狄得士心京師訛言訩訩先公因水災言武臣典機密得士心而訛言可畏非國之便請且出之於外以保全之未久

狄終以流言不已罷知陳州

嘉祐中復用賈魏公為樞密使先公言其為人好為陰謀陷害良士小人朋附樂為其用前任相位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来望風畏恐乞早罷還之舊鎮其命遂止

先公在翰林嘗草春帖子詞一日仁宗因閒行舉首見御閤帖子讀而愛之問何人作左右以公對乃悉取皇后夫人諸閣中者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自是每學士院進入文

書必問何人當直若公所作必索文書自覽先公每述仁宗恩遇多言此事云内官梁實為先公說春帖子詞有云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法新春至今士大夫盡能誦之及溫成皇后閤帖子云聖君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仁宗嘉祐中先公在翰林富鄭公在中書胡侍講在太學包孝肅公為中丞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真宰相呼先公字曰真翰林學士胡先生真先生包公真中丞時人謂四真

嘉祐二年先公知貢舉時學者為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僻澀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之語怪誕如周公伻圖禹操畚鍤傅說負版築來築太平之

基之説公深革其弊一時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幾盡二蘇出於西川人無知者一旦拔在高等牓出士人紛然驚怒怨謗其後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間文格遂變而復古公之力也

先公知開封府承包孝肅公之後包公以威嚴為治名震京師而公為治循理不事風采或謂公曰前政威名震動都下真得古京兆尹之風采公未有動人者柰何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豈可捨已所長勉強其所短以徇俗求譽但當盡我所為不能則止既而

府下事無不治
開封府既多近戚寵貴干令犯禁而復求以內降苟免先公既援命屢有其事即上奏論列乞今復求內降以免罪者更加本罪二等內臣梁舉直私役官兵付開封府取勘既而內降放罪凡三次內降公終執而不行
嘉祐三年閏十二月京師大雪民凍餒而死者十七八明年上元有司以常例張燈先公奏請罷之
故事國史皆在史院近制皆進入內自是每日曆成

亦入內而有司惟守空司先公請錄本付外遂如公言今史院之有國史自（由一作）公請也

先公在密院與今侍中曾魯公悉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大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之法邉防久闕屯守者大加蒐補數月之間機務浸理

臺諫官唐公介王公陶范公師道呂公景初皆以言事被逐先公言四人剛正敢言蹤跡有本末宜早賜牽復其後四人遂復進用

先公在侍從因嘉祐水災凡再上疏請選立皇子以
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協定大
議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堅卧久之諸公同議不若
遂正皇子之名奏事仁宗前顧問之際公獨進曰宗
室自来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有此除授皆知陛下
將以為子不若遂正其名蓋判宗正寺降誥勑得以
不授今立為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天
下事即定矣仁宗以為然大計遂定及英宗初年未
親政事慈聖垂簾危疑之際公與諸公往来両宫鎮

撫內外而公之危言讜議忠力為多以至英宗親御萬機內外䁤然

先公天性勁正不顧仇怨雖以此屢被讒謗至於貶逐及居大位毅然不少顧惜尤務直道而行橫身當事不恤浮議是時今司徒韓魏公當國每諸公聚議事有未可公未嘗不力爭而韓公亦欣然忘懷以此與公相知益深或奏事上前衆議未合公亦往返折難無所顧避嘗一日獨對英宗面諭公曰參政英宗於先朝大臣名不以名呼而以官稱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與二相公

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皆不喜也宜少戒此而公又務抑絶僥倖有以事干公者或不可行面為其人分别可否曰此事必不可行以此人多怨謗而公安然未嘗少卹嘗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每亦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及濮園議起非公所獨專朝廷亦未有定議而言者妄以非禮之説指公為主議公亦不

與之較其後小人彭思永蔣之奇等造為無根之飛語欲以危公自人主而下朝廷名臣巨公天下有識之士皆知因公亮直不隱得怨於小人故上連降手詔詰問思永之奇二人引服誣罔悉皆貶逐

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先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宜盛其選以廣賢路遂令兩府人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十人

昔因僧官闕人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內降從之舊有著令僧官必試而補諸公相與執奏

其事先公進言曰補一僧官至為小事但内降衝改
著令内臣干撓朝政不可啟其端且宦女近習前世
常患難於防制乞絶之於漸英宗即欣然嘉納
契丹降人韓皋謨者自言大叔使来言太叔謀取其
國乞中國出兵為應二府會議其事時有意主之者
將議從之先公爭曰中國待夷狄宜以信義為本柰
何欲助其叛亂使事不成得以為辭主議者大笑曰
迂儒迂儒公力爭之不已遂止既而虜中太叔舉事
不成而死

初樞密使闕人先公以次當拜時英宗未親政事二府密議不以告公一日待漏院中公見二相耳語知其所為問曰得非密院闕人而某當次補乎二公曰然公曰此大不可今天子不親政而母后垂簾事之得失人皆謂吾輩為之耳今如此則是大臣二三人相補置耳何以鎮服天下二公大然公言遂止及今致政張太師罷樞密使英宗復用公公力辭不拜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纂集先公因暇日盡以中書所

當知者集為總目一日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為對

公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閤子取而閱之

先公平生連典大郡務以鎮靜為本不求聲譽治存

大體而施設各有條理綱目不亂非盜賊大獄不過

終一作數日吏人不得留滯為潁如揚州南京青州皆

大郡多事公至數日事十減五六既久官宇閑然嘗

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事弛廢而民受弊吾所謂

寬者不為苛急簡者去其繁碎爾故所至不見治迹

而民安其不擾既去至今追思不已今滁揚二州皆

有生祠而公天性仁恕斷獄常務從寛嘗云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死罪非已殺人而法可出入者皆全活之曰此吾先君之志也其在河北一議活二千人之命及晚年在京東奏寛沙門島刑名設法減其人數頼以獲全者甚衆沙門島罪人寨主舊敢專殺故數不多而易制馬默知登州務全人命舉察甚嚴稍優卹罪人罪人既多而又不畏本寨漸恣横難制京東議者大患之有司之意多欲許令依舊一面處置公以為朝廷既貸其命豈可非理殺之奏請將編勑州刑一作名合配沙門島而情稍輕者只配遠惡州軍見州在島多年情輕者放還遂以無事而人亦獲全先公初有太原之命令赴闕朝見中外之望皆謂朝

廷方虛相位以待公公六上章堅辭不拜而請知蔡州天下莫不歎公之高節

先公在亳年纔六十一已六上章乞致仕而上方眷留未聽及在蔡勤請益堅遂如素志公既氣貌康強而年未及禮制一旦勇退近古數百年所未嘗有天下士大夫仰望驚嘆公雖退居于家士論猶望以為輕重

先公平生以直道見忌於群小再被貶逐而未嘗以介意初在峽州作至喜亭及自河北以小人無名之

謗降知滁州治州南山泉為幽谷泉作亭於瑯琊山自號醉翁及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以刻石

先公平生於物少所嗜好雖異物奇玩不甚愛惜獨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来金石銘刻為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繆之説為多藏書一萬卷雖至晚年暇日惟讀書未嘗釋卷

先公平生著述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五代

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録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為家書總目八卷其遺逸不録者尚數百篇别為編集而未及成又奉勑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在館職日與同時諸公共撰崇文總目祖宗故事

附録卷第五終

與同時諸公共撰崇文總目[illegible]宗故事

奉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在論議日

奏其[illegible][illegible]不錄者尚數百篇別為[illegible]集藏於家又

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為居士集[illegible]八

卷內制集八卷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

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illegible][illegible]集一卷[illegible][illegible]集三

歷朝校刊全集名氏

宋元祐六年　男　發　奕　棐　辯

門人　蘇軾　字子瞻

紹興二三四五年　郡人　孫謙益　字彥撝

桂陽軍教授丁朝佐　字懷忠

郡鄉貢進士曾三異　字無疑

郡登仕郎胡柯　字伯信

慶元元二年　州縣學職葛灝　字德源

王伯芻　字駒甫

朱　岑　字山父

胡　柄　字謙甫

清江縣主簿曾　煥　字文卿

郡鄉貢進士胡　煥　字季亨

郡鄉貢進士劉　賡　字棠倬

郡　人　羅　泌　字長源

郡　伯　程　諱宗　海虞人

吉安學教授鄭諱鋼

郡　伯　頤　諱福　姑蘇人

後巷國學法詢 字稭成

水陂國學岸 字坦登

白沂庠生淮 字禹績

岡頭國學遜 字敏學

國學　國學　璐　字敬亭

庠生　白沂　淮　字禹讀

國學　水吸　岸　字坦發

國學生　後洪　詢　字桂波

重刋文忠公全集跋尾

乾隆乙丑之春重葺吉州刺史公祠越冬祭日告成族尊人命不肖安世曰文忠公集板久不新曷并圖之不肖安世曰唯唯集未有善本新之理也顧維愚不肖踈陋無狀何能當此族尊人曰此集自宋歷今噲炙人口學者宗之且淵源之所係也奚以辭焉不肖安世曰謹受命於是就祠舉事仍同首祠事者十數人各出家藏讀本互相檢閱自丑年十有

二月至明年夏六月集成是集也向之訛者以正而疑者闕焉不敢妄增損一字存其眞也板二千六百餘面竝藏於吉州刺史公祠爲述其重刋之顛末如此釣溪嗣孫安世謹跋

